

难熬勿啦

□ 张仿治

这是几天前的事。那天，我们听了那位去凉山地区支教的刘老师对那边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介绍，当说到孩子们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非常困难时，我问身边的舒老师：“你怎么流眼泪了？”她说：“那边的学生读眼书介困难，我听得仔难熬勿啦？”我们几个都不说话了。

从山东来的老杨有点摸不着头脑：“你们说‘读书困难’我听明白了，但是……”他生硬地学着舒老师的话说，“‘难熬勿啦’是什么意思呢？”

老杨的疑问，把大家从沉重的气氛带回到现实中来。舒老师让我来解释，我就对老杨说，“难熬勿啦”这四个字，是两个方言词，如果不是本地人，就听不明白。

听了我的话，老杨说，这第一个词“难熬”，我还能望文生义，估计是形容词吧？是不是“悲伤”的意思？我说，你说的有点对，但程度比“悲伤”要轻一些，应该指“心里难过”，另外，也可以指“身体不舒服”。

老杨让我举几个例子。我先举了“心里难过”意思的：“这次其余几个人都去绍兴玩了，只有他因为家里有事，没能参加，蛮难熬的。”老杨脑子灵，他马上自己也举出了一个例子：“你们都听得懂北仑话，只有我半懂不懂的，有时想想也蛮难熬。”他这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我又举“身体不舒服”意思的：“上午我可能冷饮吃多了，肚皮里交关难熬。”老杨便又接着说：“我被虫子咬了一下，伤口很难熬。”大家一听，都笑起来。我告诉他，这“难熬”用于身体方面，一般多用在身体内部那种说不出的感觉，比如，胃里难熬、胸部难熬，至于被什么咬了，或者受伤了什么的，就直接用“痛”或“痒”了。老杨反应很快，马上又来说了一句：“前几天太闷热了，家里的空调又坏了，我摇着扇子，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真真难熬煞！”看他说话时，

眉头也蹙起来了，讲得惟妙惟肖。

我竖起拇指表扬他：“你的理解非常准确……”他却打断了我的话，说：“这前三个词‘难熬’大致明白了。你就说说‘勿啦’吧。”

我告诉他，“勿啦”这个词，从语法角度说，它是疑问语气助词，但是，实际上又带有感叹的语气，而且，比一般的感叹词语气更强烈一点。你听这三句话：“难熬吗？”“难熬勿？”“难熬勿啦”，这第一句，是最普通的询问，第二句，与第一句意思相似，但第三句就不一样了，当这一句是别人问你时，更显得委婉、关切，而当难熬的人诉说自己的心情时，就有一点反问的味道，有一种用反问语气来诉说委屈的意味了。

老杨的领会能力强，他马上就活学活用了：“我帮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你还要批评我，你说我伤心勿啦？”

我称赞了老杨的领会能力后，又告诉他，这个“勿啦”如果用在另一个场合，就不是这个味道了。你听听下面这个例句：“说好八点钟出发，现在已经超过十分钟了，你看其他人都在等着你，你还在东罗罗西摸摸，你到底去勿啦？”老杨马上就听出了我这话的意思：“哈哈，显得非常不耐烦了，这是反问的味道了。”

我说：“老杨啊，你的脑子真灵，介快就会用了。”可是旁边的舒老师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你们还要讲到啥辰光啦？阿拉讲讲正经事体好勿啦？我想，那边的孩子有困难，阿拉心里难熬归难熬，还是要帮帮他们啊。我想，凉山地区路介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别样事体也帮勿上忙，阿拉凑在一起，捐一些图书给那边的学校，好勿啦？”几个人都拍手赞成，杨老师伸出大拇指说：“舒老师这个脑筋好足嘞，帮助那边的孩子多读点书，这也是我们做教师的一片心，是勿啦？”

镂空一体编织的竹篮，都是一一个个兔子造型，长耳朵高高竖起，一对眼睛圆溜溜，呆萌地望着我们。

此刻，办公楼一楼大厅临时拉起流水包装线。我们正往“兔子”的肚子里装着月饼，五仁、蛋黄、板栗、玫瑰、芝麻、红枣，一卷一卷，口味随机，体会开盲盒的乐趣。再以柔软棉布包起，对角分别打结，搭在篮子外，展开又是一对小兔子。最后以红彤彤的腰封作收尾。这“玉兔呈祥”是属于中秋的定制款祝福无疑，有型有款更有料。礼物从来不在多或贵，而在于心意。

电子显示屏下有几百只兔子竹篮排列在一起，横平竖直，挨挨挤挤，气势自然来。色彩上也够炫目，篮子的亮棕叠加棉布以及腰封上的正红，渲染出热闹喜庆的氛围。有同事开玩笑说，感觉在办喜事。

说起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公司都会营造仪式感。今年是在现成月饼基础上作精美包装，去年是手工制作冰皮月饼。食堂里餐桌拼接成长桌，几列排开，上面附上保护膜，冰皮月饼粉、馅料、花片、模具、擀面杖、刷子、电子秤等

工厂里的节日

□ 俞玲莉

一一到位。志愿者们重任在肩，一出手就要制作几百盒。工艺不复杂，跟金团制作基本相同。外冰皮和馅料都揪出一个个均匀的小剂子，搓圆，将外冰皮擀成中间厚四周薄，将馅料放入，再四周收拢合口。之后放入已薄薄刷上一层油的月饼模具中，轻轻按压，倒出来就是成品。余下还有装箱和装饰，大家分工合作，有条不紊。

再往前追溯，那年的中秋晚会值得细说。它就在忙活了一天终于安静下来的厂区空地举办。高高的顶篷搭起来，可开可合，预防雨水突然光临。当晚老天爷终究是给力的，不按天气预报的剧情，保持了情绪的极度稳定。夜空朗朗，明月如水，拂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席开几十桌，原本空旷的场地挤得满满当当。每张小圆桌边六人围坐，桌上放满啤酒、饮料、水果以及各类开胃小食。后面布置了吧台，吧台工作人员是公司各部门的领导，当天甘当店小二为大家服务，随叫随到。同事们毫不客气，赶紧“使唤”，机会难得呐。

台上，舞蹈社的美女们着轻柔纱衣舞一曲古韵悠长，“歌神”们深

情婉转用好声音征服全场。游戏出其不意，群里红包发放不停，看高潮迭起，总务部的同事们趁机搞起了拍卖，物品来自现场赞助，举牌一轮又一轮，为公司的爱心基金注入一笔又一笔。最妙的是压轴的T台走秀，平时隐藏在各部门低调的美女帅哥们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变装后闪亮登场。“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一回眸眼波流转，一转身顾盼生姿，分明看见了汉风唐韵。再启幕，玉笛飞声，剑锋闪闪，是潇洒的侠女和剑客。最后那气宇轩昂的侠者缓步走出，我们都笑了，原来是公司的总经理。

工厂里，不是只有轰鸣的机器声、繁忙的流水线以及绷紧的神经，也有活泼愉快的很多面，亦如这掀起的节日一角。我们在企业大家庭中，其实与同事的交流比家人更多。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那些一起度过的节日，那些热火朝天的合作场面，就是专属于我们的美好记忆。

“生活是具体的”，遇见具体的人，相聚在具体的活动里，闲聊逗趣，欢喜着彼此的欢喜，感受着彼此的心意，才会觉得踏实而笃定。

电梯情节

□ 孙翰钦

大加称赞时，我们便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大伙顽劣不堪的小孩约定周末一起骑车过去开开眼界。

我还记得躲过门口保安的盘问，当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我们难免有些害怕。狭小的空间十来个小鬼头拥挤在一起，仿佛是要赴一场完全没有准备的上天之旅。屏住呼吸，“扑通扑通”的心跳都快蹦到了嗓子眼，没有人敢说话。唯独领头的事先已经尝过鲜的女生抿着嘴，强忍住笑声，用鄙夷的眼神瞥着我们这些平日胆大妄为惯了男生。时间像漏斗里的沙子一样急促而漫长，我们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当电梯门打开的刹那，我整个人还是懵的，除了紧盯着的眼前灯光闪动，竟然会怀疑自己还在一楼。直到透过天窗向下俯视四周那满如蝼蚁一般的大货

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家时，我是很高兴的。有着四十多年房龄的老式砖混结构的房子，终于也等到一步登顶的机会了，年迈的父母终于可以摆脱上下楼梯的艰难了。

这房子是改革开放初的第一批集体性质建成后转制的商品住房。近些年来缝缝补补、修修固了好几次，居民们的兴致也跟着低落了下来，几乎看不见有人下楼出来散步遛弯了。不过如今它逐渐也有了恢复活力的迹象。

小时候没有高楼，一眼平川，几乎都是平房。最高的4层楼房就几乎是顶级的存在了。在我印象里最早遇着电梯还是在保税区里新建的国际发展大厦里头。当家在边上的同学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在教室里对电梯高楼

行香子·盼秋

□ 胡虹

烈日烧空，田地生烟。叹虹庐将变焦园。梦逢仙使，雨润篱垣。见花流艳，叶泛绿，草呈鲜。忽闻雷至，遥看云卷。信天公将展秋颜。相携老友，共赏芳妍。约风同醉，月同赋，岁同安。

永不消逝——张困斋传

彭紫虹著

连载13

第二章 永不消逝的电波

红色的电波 1

1946年，作为“丰记米号”店秘密机关负责人的张困斋，又被派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机要部门，领导秦鸿钧的秘密电台，担负与中央及华中局通报，收报发报等秘密联系工作，受刘长胜、张承宗的直接领导。

既然是秘密电台，那么，它藏在哪儿呢？秦鸿钧是一名老报务员，去苏联学过电讯技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力。每当深夜降临，邻居们进入梦乡，秦鸿钧的工作就开始了。

他登上中正南二路409弄（今瑞金二路打浦桥新新里）315号旧式弄弄的阁楼，轻轻地从装煤球的箱子夹层里取出电台，连接好天线和地线，插上听筒。为避免夜晚透出的灯光和电键声响，他用双层窗帘遮住天窗，用层层厚纸封住木墙的缝隙。夏日，酷暑难耐，小阁楼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日严寒，手指冻得发僵，他只能裹着棉被坚持工作。

正是在秦鸿钧不畏艰险、刻苦钻研的工作中，苏北解放区与上海地下党之间，架

起了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作为秦鸿钧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张困斋深感责任重大。电台是中央和上海局之间唯一的通讯渠道，一旦被敌人发现或破坏，将造成严重后果。为确保电台的安全和稳定，他不仅负责组织和管理工作，还努力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掌握电台的收发原理和操作方法，随时准备担负电台工作。“景灏同志，拜托帮买一些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书籍，还有大号蓄电池，切记切记！”听说银行老同事叶景灏要去香港联系工作，张困斋赶紧跑去找他帮忙。

“困斋同志，几天不见，你这是要从银行家变身为无线电专家呀！”叶景灏打趣道。正是叶景灏带回的关于摩尔斯电码的教材，开始了张困斋的学习之旅。他先是仔细阅读了教材，记住了每个字母和数字所对应的点划符号，然后用一根铅笔在纸上模仿电键的动作，练习发送和接收电码信号。

“电报可以发出滴和答两个音，滴答代表1，滴滴答代表2。”他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不断地重复着点划的声音和形状，有时还用3个指头在桌上练习敲打，直到能够熟练地用电码表达自己的意思。

说起来，张困斋在参加革命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从书本中汲取精神食粮，有时候，连吃饭也手不释卷。世界名著、无线电书籍、《世界文库》和《资本论》等，他每天在繁忙事务中，如饥似渴地读书，并将书中要点，用红笔勾画出来，或做笔记，或写短评。可以说，那些传播真理的书籍，是他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也是促使他踏上革命征途，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不竭动力。

就这样，经过一番理论学习，他开始进入实操状态。在秦鸿钧发报时，张困斋就在一旁看他如何操作电台。

经过一番勤学苦练，张困斋很快掌握了收发报技术。可是，由于租界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线，与2000多公里外的延安接通报，这大功率的电台一旦开始工作，电波感应就会引起附近电灯忽明忽暗，极易自我暴露，这可如何是好！

为了保护秘密电台，张困斋和秦鸿钧商量，决定将电台功率调至最小。这样一来，收听电报时就像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几乎无法分辨。每到深夜，他们坚持工作四五个小时，每分钟通报100多个字，一丝一毫都不能分散注意力，甚至深呼吸都不允许。夏天，蚊虫叮咬，他们顾不上拍打，汗水流进眼睛，也顾不上擦拭。

时间长了，他们长久地用电键敲出和接收无数的点划信号，手指磨出了血泡，眼睛变得红肿，耳朵嗡嗡作响……工作辛苦

是一方面，同时，他们的工作充满危险，时刻要面对敌人的追捕和破坏。他们要小心翼翼地不断变换频率和通道，用一些暗号和密码来加密和解码电码。

在敌人的监视下工作，张困斋和秦鸿钧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深夜里，他们紧闭门窗，置身于狭小的阁楼，忍受夏日的酷热和冬日的严寒，一夜又一夜，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有时电讯中断，更加令人焦虑。

然而，这些困难对张困斋而言，都不算什么！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以赴。他的身上，仿佛永远有一股用不完的拼劲。

1947年的秋天，一个凉爽的夜晚，张困斋如往常一样与秦鸿钧一起收发电报。然而，突然间，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秦鸿钧大吃一惊，赶紧扶起他，灌了一杯热水。一摸额头，发现他的体温超过40摄氏度。

第二天请来医生，才知道他患上了伤寒。原来在生病初期，他瞒着大家，坚持工作。直到病重晕倒，同志们才发现他的病情严重，神志已有些昏迷不清。

“你们太大意了，这么重的毛病，也不及早治疗！”医生告诉张困斋的弟弟张邦本，一定要让他好好休养，这毛病大意不得。

此时，由于形势的发展，大量的情报要从秦鸿钧的这条红色通讯线路上传递。病愈后的张困斋，把医生让不要太过劳累的嘱咐抛之脑后，和秦鸿钧经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